山野风物

新疆大地（组章）

川江号子（上海）

天山天池

我是午后与你相见的，炽热的阳光彻底照亮了天山与湖水的笑容。雪峰更加洁白肃穆，擅写狂草的雄鹰在天池的上空尽情挥写，仿佛要画一幅偌大而绝美的天山壮景。

湖水更懂得阳光的深情。它用宽广的胸怀一一复制下地面所有的风光，将人间的美好倒映在心中，将世间万物粘贴在自己的水里。在天池我独享天地之间的双重美好，陆地上有一个森林草原，水中与心中也有一个森林草原。大地上有一座延绵不绝的高山，水中与心中也有一座延绵不绝的高山。

我沉浸在自己的倒影里。在天池，我久久地望着水中的自己，看见一丝丝白云在我肩头飘过，看见如日中天的阳光沐浴我的诗情。我还看见雄浑的天山倒着向我微笑，看见一株株老人柏躬着身躯向我频频致意。

返程时，我看见炯炯有神的乌鲁木齐就在我的眸下。此刻我才知道，天山天池是被它举起的，一座城池不仅举起了天空与雄鹰，还举起了雪山与湖泊。此刻它还举起了我，举起了我永不熄灭的诗情。

赛里木湖

你真的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吗？当我拥抱你的那一瞬间，这一滴眼泪变成了热泪，它在我的诗中彻底融化了。这举世罕见的一滴泪在我的诗中流淌成滚滚江河与一望无际的大海。

我想象着你曾在大西洋中的汹涌与磅礴，想象着你跨越千山万水的英姿与气魄。你滴落在万里迢迢的天山之时，大西洋的泪水又流淌成了一个大西洋，昆仑山的思念又耸立成了一座昆仑山。

大西洋的目光望眼欲穿，七大洲四大洋的目光望眼欲穿。

你是一滴幸运的眼泪。虽是一滴水，可你站成了一座山的高度，虽是一个湖泊，可你巍然屹立在天山之上，被雪峰、白云、雄鹰和我高高举起。

喀什古城

这座巨大的城门只能用歌舞才能打开。

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扬眉闪目，即兴演奏出欢快动人的迎宾序曲。

骆驼走来，骏马驰来，清脆悦耳的蹄声穿过历史的长空，由远及近，由近及远，把你带到广袤辽远的古风意境里，又把你带到此时载歌载舞的城门处。

最撩人心魄的是青年男女们那双又大又亮的眼睛，这些眼睛像吐鲁番的葡萄，像赛里木湖的清波，像天山天池夜空上的明月。他们忘我的舞蹈让你也情不自禁地加入他们的行列，一起欢腾。

城门上方旌旗猎猎，古城处处琴韵悠扬。城门左右一片歌海，城墙上下与天地共舞。

帕米尔高原欢笑起来，天山神秘大峡谷也吹响了雄浑铿锵的鼓角。

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在琴声鼓韵中醒来，一波一波，一浪一浪，把欢声笑语传到古城的四面八方。

城门徐徐拉开，美丽多情的喀什古城迎接了我，迎接了我这位来自川北的宾客。

慕士塔格峰

再往上攀登就只有蓝天白云了，天空是触摸不了的，我只有在堆积如山的诗语中退回到雪峰的起点，在清晰如洗的湖面看雪峰的倒影，领享一座高山倒插地心的果断与伟岸。

无论冰川多冷，也冷却不了我的激情。

无论湖水多深，也淹没不了我向往高峰的梦想。

在这里不能忽视雪峰下那一粒沙，那一块石，它们曾经也是高山，是雪峰上的峰，是丰碑中的碑。

也不要忽略那一粒雪，那一块冰。这里的每一粒雪都是一条河一条江。每一块冰都是一片湖一片海。

回望雪峰，它还在一只只雄鹰的盘旋中生长与挺拔。

雪峰永恒，我的心中也有一座信仰之峰高高耸起，庄严巍峨。

火焰山

你横亘西域，是中华大地上最炽热的一行诗句。燃烧的火焰永不熄灭，豪情与壮志昂扬天宇。

我不相信铁扇公主的芭蕉扇能扑灭你那热情似火的诗，更不相信金箍棒的体温计能测出你内心真实的温度。

你先天热烈，浓浓的诗情永远燃烧。你生来壮阔，火焰般的抒情已成为一种永恒的象征。

其实，只有我才真正懂得你的内心。沿着坎儿井走进你的心灵，我看见你的体内有纵横交错的河流，河流里流淌着寒冷刺骨的潺潺流水。你外表高热，可你的内心异常冷峻。你内外冷热的反差如此巨大，你熊熊燃烧的火焰里深藏着巨大无比的清澈与柔情。我知道，你的头颅与身躯已经燃烧成了壁立千仞的红色岩石，已经淬炼成了铁一样的强者风貌，已经熔铸成了坚不可摧的勇者风骨。可你的内心柔若清泉，你的心灵清澈见底。

我要像火焰山那样，让我的诗歌外热内冷，让诗句燃起火焰，让诗心纯如清泉。

塔克拉玛干沙漠

我是忘掉一切，利利索索地走进这庞大而奇崛的风景。

我从一颗沙粒出发，走向没有白云、没有飞鸟的广阔天空，走进没有浪花也没有鱼群的壮丽海洋。风雕刻的线谱滚滚向前，线形的沙峰迤逦四方。大片古老王国的文明遗迹在沙中闪耀。千姿百态的海市蜃楼矗立在前方。

一个浩瀚连着一个浩瀚，一个雄强接着一个雄强。

我伫立沙漠中，久久凝望天山的雪峰庄严肃穆，遥望昆仑山脉延绵不绝巍峨壮阔，我回眸望见帕米尔高原那深情的微笑，回眸思念罗布泊洼地里那千年不死、千年不倒、千年不腐的胡杨。

我要做一件感天动地的事，把我的诗埋入大地，让诗长出一行一行的碧绿，让它与骆驼刺一样去固沙锁边，去为苍茫无垠的沙漠点亮绿油油的灯盏。

我背起行囊，哼着曲儿，永不回头，径直走向沙漠的腹地。

天山大峡谷

我要动用激情，也要透支诗语，为我徐徐展开的图景找到恰如其分的比喻，为我尽情呈现无穷无尽的神秘与壮美而找到气势恢宏的排比。

天山的神奇不止在外观。雪山、湖泊、草原、流水、树木、羊群构成天山直观的图画。

最撼人心魄的还是天山的内蕴之美。天山大峡谷是通向内心的脐带，长长的脐带如一条彩色长廊，尽情展示天山的另一种风景，尽情表达天山的另一种豪情。

仰望、侧视、窥探、凝目、回眸，你要用尽所有的观察方式才能尽览峡谷中的千姿百态。你要展开想象的翅膀才能对天山峡谷的深邃之美与娇媚之态读懂悟透。

峡谷不仅展示幽静与颀长，还展示深邃与厚重。峡谷不仅展示色彩与形质，还展示品格与精神。

外观与峡谷合起来才构成天山完整的气质，内外皆美才是天山声名远播、名震世界的缘由。

塔里木河

你是天山与昆仑山的女儿。两山遥遥相望，相思之情凝聚成无尽的思念，长长短短的泪水汇聚成一条只有起点不知终点的河流。

独有你扭转流向，直奔塔克拉玛干沙漠，用自己的乳汁挽救那些即将凋落的生命，用自己母性的光辉去养育贫瘠而干涸的大地。

你的流淌点燃了梦想的灯，扬起了希望的帆。你的付出换来众多的湖泊如星辰闪烁，你的付出挺起了胡杨巍然屹立千年溢彩。你默默流淌挡住了沙漠的肆虐与疯狂，你静静流淌复苏了人们的期盼与向往。你永不回头换来了花果飘香牛羊肥壮，你慷慨奉献换来了丰衣足食歌舞激昂。

你用生命延续别人的生命，你用生命换来大地的生机勃勃。

最后你耗尽自己，默默地消失在茫茫沙漠，消失在人们无限仰慕无限崇敬的思念中。

你虽没有流入海洋，但你流进了我们的血液。

用一粒雪点燃新疆的篝火

我是遗落在川北丘陵上的一株胡杨，今天我要穿过戈壁，移植到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腹心，去挺起我剩下的风骨与神韵。我是秦岭山下嘉陵江畔的一株红柳，我要在天山雪峰的注视下，移栽到塔里木河的岸边，去聆听昆仑山与阿尔泰山遥遥相望的绝唱。

赛里木湖不是大西洋的眼泪，它是我蓄积一生的诗情。高山举起我，草原依偎我，白云牵着我，雄鹰展翅我。我的心中不仅装着一个辽阔的天空，还浓缩着一片离天最近的大海。

我要避开从远古拂来的风，用帕米尔高原上的一粒雪去点燃篝火，让这块神秘而多情的土地永远跳起诗意的锅庄。

我想趁着火焰山一浪高过一浪的热情，去彻底打开西域的大门，让我的诗歌日夜穿梭，让浩瀚无垠的戈壁与沙漠绽放碧绿。

在戈壁打捞一朵朵涟漪

我要借助诗歌的力量，要在一望无际的戈壁里去打捞一朵朵时隐时现的涟漪。我要在炙热如火的沙漠中去深挖那条隐藏千年的暗河。我要在那拉提大草原摘下属于我的那颗星。我要在乌尔禾与大海道之间塑一座无头无尾的雕像。

我知道这里的孤烟与冷月，不一样的大地会涌起不一样的诗情，雄壮的山水才会孕育雄壮的诗篇。

唐诗拓宽了边塞的意境，宋词幽怨了远方的笛韵。

是雪山把我抬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是雄鹰的翅膀让我懂得西域的辽阔与壮美。

我要在沙漠里升起袅袅炊烟

只有用歌声才能叩开这块土地的大门，只有用舞蹈才能揭开这块大地上风情万种的盖头。

这里的歌声是山河在唱，这里的舞蹈与天地共舞。

我是吐鲁番一颗甜蜜的葡萄，我是慕士塔格峰上一片忠诚的云彩，我是天山神秘大峡谷的五色岩石，我是独库公路上一株威风凛凛的云杉。

从此，我将在丝路上横下心来，在西域那片广阔的大地扎下根。

我将沉浸在那又大又亮的眼睛里，陶醉在“十二木卡姆”那悠长的旋律中。我将披着五颜六色的服饰在瓜果飘香中尽情欢唱，尽情舞蹈。我要搭建一个洁白的毡房，放牧牦牛、羊群与诗歌。

我要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升起袅袅炊烟。我要变成赛里木湖里与世隔绝的鱼。我要变成昆仑山顶自由盘旋的鹰。

然后我在这里老去，变成大海道无人区里的一粒沙石，变成魔鬼城里被风雨剥蚀的岩峰，变成茫茫大漠中一株骆驼刺，变成天山天池旁永不融化的一粒冰雪。



飞翔 何承洪（四川）摄

人生百味

铃音里的长路

李新苗（四川）

未曾身披藏蓝的人，永远难以读懂那一声警铃的分量。它刺破沉沉夜色，漫过值班室每一寸空气，尖锐、急促，不带半分迟疑。铃声一响，无论正在进餐、休憩或是片刻休整，身体总会本能地跃起。火速出警，向着危难冲锋，回应人民的召唤，这是藏蓝底色里不变的奉献与担当。

从警之初，这铃声曾令我心生烦扰；经年淬炼，它早已刻入骨血，成为本能。五段往事，五味交织，串起我的藏蓝青春。铃响千遍，方知铃声即号令；号令入骨，始懂一身警服承载的千钧之责。

暗室听铃，始知铃声即令

初入警营，我到省厅参加新警集训。报到当夜，教官一句话沉如金石：“从今天起，你们的耳朵，不再只属于自己。”

清晨六点，集合哨破空而至，接踵而来的是各类模拟警情警报：抢劫、斗殴、人员走失、火情突发。教官定下铁规：闻警三十秒研判警情，一分钟整装集结。最初几日，紧绷的神经几乎将我拖垮。夜半酣眠时，紧急警报骤然炸响，心跳奔涌，仿佛要冲破胸腔。众人摸黑穿衣奔下楼坪，有人鞋子反穿，有人衣扣未系，一片狼狈。有一回，我赤着一只脚冲到操场。教官静静地望着我裸露的脚掌，良久没有斥责，只淡淡地说了一句：“真到出警一线，就算光脚，也得上。”

那段时日，我常在心底厌弃这刺耳的声响。进餐时它至，沐浴时它来，就连片刻休整，也要时刻支棱着耳朵。直到一天，教官将我们领进一间暗室，只留一盏台灯微光摇曳，低声道：“真正的警铃，响在派出所寂静的长夜，响在歹徒持刀相向的现场。它不会预留三分钟给你准备。铃声落下的刹那，你就要从一个普通人，变成一名警察。你们厌烦它，只因尚未听懂。这铃声，是远方有人在等你奔赴，等你相救。”

自那以后，我不再抱怨，学着静听、适应。集训落幕之时，我已然习惯了它的存在。休假回家，坐在清静的客厅，心底反倒空落落的。母亲笑我：“莫不是落下心病了？”我默然一笑，那一声警铃，早已悄然扎根心底。

首战染血，方晓临事不怯

褪去学员身份，走进派出所，真正的考验很快就到来了。一个周末的傍晚，我正端着晚饭，值班室警铃骤然长鸣——那是紧急警情独有的急促调子。我丢下碗筷，迅速套上防刺服、抄起对讲机奔向警车，整套动作不过四十秒。带队的老魏已经坐在驾驶位，抬眼一瞥：“不错。”

对讲机传来指令：辖区某小区发生持刀伤人案，嫌疑人仍在现场。七分钟，我们抵达。一年轻男子倒伏在地，腹部鲜血漫溢；一旁，另一个年轻人浑身战栗，手中紧攥一把水果刀。一瞬间，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在校反复操练的擒拿技法尽数消散。老魏大步上前，声如惊雷：“放下刀！警察！”那人手腕一颤，刀具应声落地。老魏一脚将刀踢开，我才猛然回神，上前合力将嫌疑人牢牢控制。按住他的那一刻，我清晰地感受到他浑身剧烈颤抖，反复呢喃：“我不是故意的……”

返程途中，我的手依旧止不住发抖。老魏递来一瓶水：“第一次出这种警，都怕。记住，心生畏惧是人之常情，但出手之时，手脚不能软。”那一夜，我彻夜无眠。训练场里虚拟的警报远去，这一次，警铃牵连着滚烫鲜活的鲜血，也让我第一次真切地触摸到警情背后生死的重量。

寒夜寻亲，更觉铃音牵心

警铃并非总裹挟刀光剑影，更多时候，它牵起的是寻常百姓细碎又焦灼的期盼。去年深冬凌晨两点多，警铃响起：七十八岁的彭大爷走失，患有阿尔茨海默病，身上只裹一件单薄棉袄，家属已经找寻两小时，当夜户外气温低至零下三度。

我和同事小王即刻出警。老人的老伴泪眼婆娑，紧紧攥住我的手，说老人早已认不得回家的路。调取监控，看见老人往城东公园方向走去。我们火速赶至现场，手电光扫过树林、湖畔、假山，一寸寸搜寻。寒风刺骨，双脚渐渐冻得失去知觉。五十余分钟后，终于在公园深处的凉亭寻见彭大爷。他蜷在石凳之上，浑身哆嗦，唇色发紫。我脱下身上的警大衣裹住他，小王背起老人快步奔向警车。车内暖气开到最足，许久，老人才慢慢缓过神，含糊低语：“冷……回家……”

送老人平安回家，老伴扑上前相拥而泣，又转身攥住我的手，粗糙的掌心不停震颤，连声道谢。那一刻，她掌心的温热，让我的眼眶早已湿润。那一刻我懂得：警铃背后，不只有抓捕和惩恶，更有普通人陷入绝境时，一声无助的呼救。

深夜解纷，始悟善结人心

警铃带来的考验，也藏在烟火人间的矛盾纠葛里。一次凌晨一点，警铃划破寂静：出租屋内有人持械对峙。我与师兄邓谭师赶到现场，只见两名男子双目赤红，一人手握菜刀，一人高举板凳，屋内狼藉一片。

二人本是合租工友，小肖替小齐垫付一千一百元房租，对方迟迟未还，争执不断升级，直至拔刀相向。邓谭师不急着评判是非，搬来两把椅子，递上两瓶水，静静听双方倾诉，不随意打断。待到二人激动的情绪慢慢平复，他才缓缓说道：账目总要厘清，可一时冲动，只会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良久沉默，持菜刀的小肖承认自己太过冲动，小齐也跟着认错。邓谭师拍拍二人肩头：“都是出门谋生，各有不易，回去好好歇息。”回程路上，我向师兄请教，为何不严格按照固定流程处置。邓谭师一笑：“有些矛盾，一味走程序，只会积怨更深。老百姓要的，无非是一句公道、一个台阶。台阶递过去，人自然愿意下来。”事后做了简易事实登记，明确了还款时限，也对持械的当事人开展了针对性法治警示。

那一夜的警铃，不见刀光凶险，却点醒了我：警察的职责，不只是擒凶止恶，也是解开人心深处的死结。心结化开，邻里之间，方能和顺安宁。

铃响千遍，终成本能入骨

从警至今，警铃响过千万次。有惊心动魄的追捕，有家长里短的纷争，有令人恻然的救助，也有令人愤慨的恶行。可每一次铃声乍起，我的神经依旧骤然绷紧，依旧向着警车全速奔赴。

我曾问从警二十余年的所长：“您听到警铃时，还会紧张吗？”他放下碗筷，望向我：“这不是紧张，是耳边有人在呼救，是性命相托。”

是啊，这一声警铃，是群众最真切的呼唤。它穿过闹市喧嚣、村落寂静，漫过长夜街巷，抵达我们耳畔。而我们，以整个藏蓝青春和滚烫热血，赴这场沉甸甸的托付。

而今，警铃早已不只是耳畔的声响，它是镌刻在骨中的号令。它教我：心中可惧，脚下不退；身躯可疲，初心不停；岗位平凡，誓言不负。每一次铃响，便是一场奔赴；每一场奔赴，都是把人民放在心上的回答。

但听百姓一声呼，敢向危难踏险途。

但闻群众一声唤，藏蓝在身胆气生。

铃声即令，令出必行。一声铃响，一生奔赴。

锦里诗苑

秋天打开了首饰盒

王国良（黑龙江）

经过风雨雷电的打磨
繁花终成硕果，黑土炼出纯金

秋天打开首饰盒，戴上了
雁行的项链
长一串，短一串，照着
蓝天的镜子，美给春天看

月亮也磨成了玉手镯
送给粮仓的梦，镶一圈
星星的钻石，照亮了
屋檐下的红辣椒，玉米吊

七星瓢虫，爬到哪里
都是耳钉，玉米戴过了
谷子戴，花头巾拾穗女也戴

熟透的高粱就是胭脂
涂红旭日的脸，落霞的腮
套色了新婚的囍字
唢呐吹响的丰收曲

红的，蓝的收割机，如宝石戒指
一会儿被秋天戴在左手
一会儿戴上右手，遮住了
小村厚厚的老茧，结晶的汗粒

蓝与白的蝶影

刘征胜（江苏）

一块蓝，从大理的山泉里浮起
白的蝶，栖息在粗布的肌理
是妻子初登讲台的那一届
来自七彩云南的姑娘，捎来的祝福

婚期恰好如约而至
她将蝴蝶泉的月光
揉进靛蓝褶皱，一针一线
绣下泉边流传的情话

蓝底漫开云纹，如苍山轻笼薄雾
蝶翼安静，不振翅，不飞去
像迟迟不肯离开课堂的学子
而我知道
有些课堂永远不会下课——
比如爱，比如感恩
比如一只蝴蝶，把遥远的他乡
如何认作自己的第二故乡

影子走不出篱笆墙

钟开利（四川）

掀开稻香的帷幔
捡拾篱笆的骨
握不住的竹被秋砌成一堵墙

影子顺着竹节一节节拱出
皱纹却从额头舒展而来
与一场不期而至的风相遇

白发翻动盆地的烟火
汗水落进年年耕耘的田土
沃土上留着
犁铧的余温和稻花授粉的声响

纵然篱笆墙处处皴裂
甚至被祖辈脸上沉落的尘埃阻断
托举他人身影的影子
从苦难里提炼出来

百年之后，还有谁愿意相信
他们一路走过来的遗存
纵使敢于否定自己
也不肯否定影子创造的奇迹

巴山大峡谷歌谣

刘加奎（江苏）

看似白云飘，岚气漫山腰
俊峰层峦，秀色多妖娆
状元峰上，塔楼凭云远眺
罗盘石畔，苍松直上云霄
马道子上犹闻蹄声遥
溜冰场成了水晶一色的天然道

如今游客旺，古刹灵官庙
山谷老渡口，水雾轻缭绕
纤夫号子似浪轻声相告
樊哙古镇，栈道漫过尘宵
望乡台边绝情崖
两山横接了玻璃桥

悠悠大峡谷，传唱巴蜀谣
金沙细浪有源头，索道入云高
峰回路转，胜景层层相照
初显物华又见天宝藏山坳
巴山蜀水，铺成一卷丹青稿

月光下的文字

郑孝泽（江苏省南京市拉萨路小学）

剪下一片月光放在桌前
书便有了颜色，有了月光的温柔
一个一个的文字
是一个一个跳动的精灵
它们在说话，它们在陪伴夜的黑
听着它们说话，心便安静下来
拿起笔，写下诗行
关于明天，关于这静谧的夜

锦里
投稿邮箱：763358734@qq.com
总第228期